

## 袖间春鸡啄年华

闫瑞峰

腊月的天依旧很冷，尽管离立春还早些，母亲的针线筐却提早热闹了起来。碎布头在竹筐里码得整整齐齐，大红的是袄面剩下的料子，葱绿的是裤脚边上拆下的细布，还有一些印着小花儿的，都是拆了旧衣服后留下的宝贝。母亲总说：“打春的娃娃，迎春的鸡”，说的就是给孩子袖间缀的春鸡。

灯光下，母亲的手指在布上翻飞。剪一块方布对角折起，在边缝处用彩线缝出个斜角，再从米缸里抓几粒小米和少许棉花塞到肚子里，“填着小米，吃得香；塞上棉花，暖洋洋”都是对孩子美好的祝愿。剪一片红色的布料作为鸡冠，用黑色线打两个结作为眼睛，再加上几根五颜六色的丝带当尾巴，最后在喙下缝一串串起的黄豆，一只完美的小春鸡就做好了。

我趴在炕沿上看着，母亲总嫌我碍手碍脚，让我一边玩去。隔壁的大娘也经常带着针线筐过来，两人一边缝衣服，一边唠嗑，谁家的春鸡缀了红辣椒，谁家的缝了对双，准逃不过她俩的眼睛。大娘的手艺更好，能在鸡身上绣出细小的花纹来。“打春戴春鸡”早在老一辈那就流行起来，“鸡”同“吉”，寓意一年无病无灾，平安喜乐。

佩戴是有讲究的，男左女右，我是小子，春鸡就缝在左边的袖子间，针脚要密实些，怕我跑跳的时候掉下来。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，我们会互相比一比谁的春鸡更精神，袖间春鸡的尾巴在阳光下飘动着，显得更加灵巧生动。有些人家还会给孩子袖间两边各缝一只，说是有两只春鸡来保佑孩子平安幸福，自家日子也会过得红火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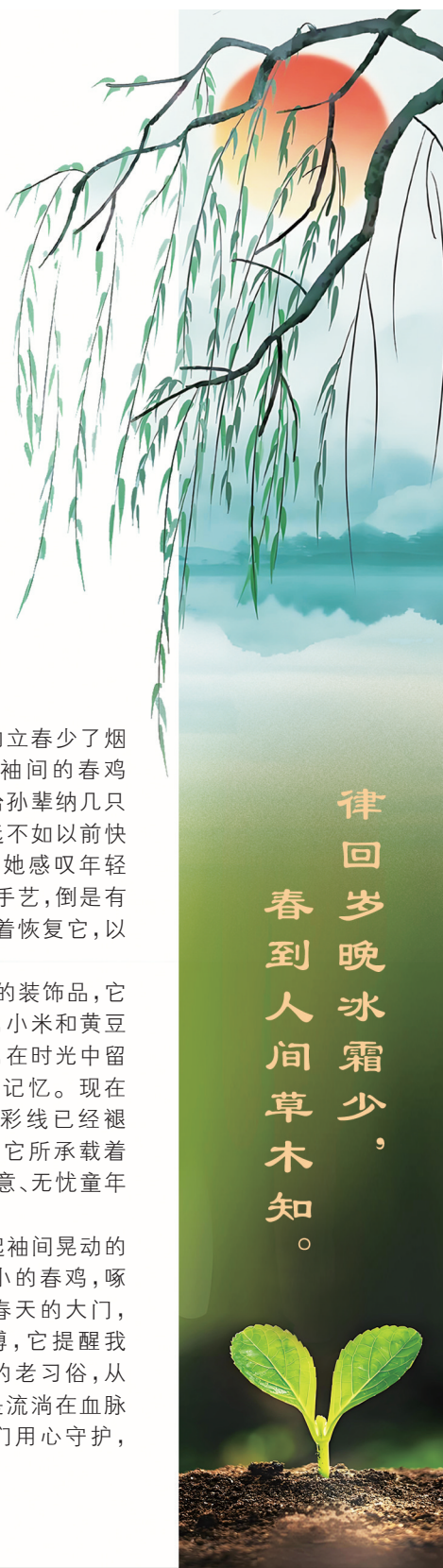
立春的清晨，天还没有完全亮透，

孩子们就带着袖间的春鸡踏着晨雾去赶大集。地摊上、田埂边、巷子旁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小春鸡在晃动，像一群啄食阳光的小生命一样活跃。老辈人见到这样的情景时都会笑眯眯地摸孩子的头，并夸一句“这春鸡儿缝得真好”。那时不懂，这小小的春鸡里，包含着祖辈对孩子的牵挂，藏着北方人对春天的期许。

后来离开了农村老家，来到了城市。城里的立春少了烟火气，再也看不到孩子们袖间的春鸡了。偶尔回乡，母亲还会给孙辈纳几只鞋垫，但是针线活的速度远不如以前快了，缝隙也没有之前密实，她感叹年轻的小媳妇们大多不会这个手艺，倒是有一些非遗传承人正在尝试着恢复它，以免这个老习俗被斩断根脉。

春鸡并不是什么贵重的装饰品，它是用碎布头拼出来的温情，小米和黄豆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期盼，在时光中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。现在再看那只旧春鸡的时候，彩线已经褪色，黄豆也已经干瘪，但是它所承载着的母爱、邻里之情、乡土之意、无忧童年反而愈发浓厚起来。

每到立春，我总会想起袖间晃动的春鸡，灯光下的手指。小小的春鸡，啄动了年岁的增长，啄开了春天的大门，更啄响了非遗传承的脉搏，它提醒我们，那些藏在烟火日常里的老习俗，从来都不是过时的点缀，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根脉，期待着我们用心守护，代代相传。



## 小年

柳丽芳

在时光的长河里轻轻荡漾，小年，似一缕温柔的序章，在冬日的尾声中悄然绽放，预示着新春的脚步，渐近身旁。

它不比大年那般热烈浩荡，却细腻深沉，触动心房，引领我们，迈向新的希望，在岁月的画卷上，绘梦启航。

岁月低语，时间轻抚过往，小年细说，放下与释怀的力量。打扫房屋，拂去尘垢的繁忙，净化心灵，让爱与希望重燃光亮。

家的呼唤，穿越千山万水长，亲情凝聚，是心中最暖的阳光。无论身在何方，思念如潮涌涨，一通电话，一条短信，满载爱的行囊归航。

文化传承，习俗延续光芒万丈，祭灶神、吃饺子、剪窗花喜气扬。快节奏的时代里，勿忘小年的芬芳馥郁，别让忙碌与压力，掩盖了生活的香。

生活不仅有奔忙，还有诗意与远方，值得我们去向往。喧嚣浮躁中，找寻内心的宁静安详，忙碌疲惫里，感受家的温暖与亲情的无量。

让我们在小年里，放慢脚步细品尝，用心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时光。学会珍惜、感恩与成长，勇敢去翱翔，在岁月的温柔序章中，绽放希望。

愿每个人小年里，幸福喜悦盈满筐，愿每个梦想在未来，耀眼光芒万丈长。人间逢小年，所求都如愿，心纳吉，万事兴，岁月安宁，幸福绵长！



## 立春晨露唤春归

司润和

天刚蒙蒙亮，东方天际浮着一层淡青，我踩着未消的残霜往田间走。立春的晨雾还没散，像揉开的薄纱，裹着清润的凉意漫过脚踝。路边的枯草不再是深冬里僵硬的枯褐，梢头坠着细碎的露，不是盛夏那种饱满滚圆的珠，倒像被冬寒滤过的月光，凝在草尖上，风一吹便轻轻晃，却不肯轻易坠落。

菜畦里的青菜攒着一整夜的露气，外层的菜叶边缘卷着薄冰，冰碴下藏着淡绿的嫩芯，露水顺着叶脉往下渗，在菜根处积成小小的水洼，映着模糊的天光。我蹲下身，指尖轻轻碰了碰菜叶上的露，凉意顺着指腹漫开，却不似隆冬那般刺骨，反倒带着点软乎乎的润，像刚化冻的溪水初触皮肤的温软。田埂边的蒲公英还贴着地面，叶片上的露更细，沾在绒毛上，像撒了一把碎

银，凑近了看，能瞧见露水里裹着泥土的浅黄。

墙角的老砖缝里，苔藓被露浸润得发亮，青绿色顺着砖纹蔓延，比冬日里的暗沉多了几分鲜活。去年秋收后留下的玉米秸秆，立在田埂尽头，秆上的露顺着干枯的纹路往下淌，在根部积起薄薄一层湿痕，仿佛要把这孤寂的秆重新泡出绿意。不远处的老枣树枝桠光秃秃的，皴裂的树皮上挂着零星的露，风过处，露滴落在地面的枯叶上，洒出小小的湿斑，枯叶下竟隐约能看见几星新绿的草芽，被露裹着，怯生生地探着尖。

想起元代仇远《立春》里的句子：“立春过后寒犹峭，未许东风放柳条。”此刻倒真切应了景。风里仍带着冬的余威，却因这满世界的露，添了几分柔

意。晨露不似春雨那般张扬，也不似冬雪那般厚重，它就这般悄无声息地覆在万物之上，把历经一冬的枯寂慢慢浸润。枯草因它有了光泽，冻土因它有了软意，就连空气里都飘着露与泥土混合的清冽，这是立春独有的气息，藏着万物复苏的苗头。

太阳渐渐爬高，淡青的天际染开金红，晨雾慢慢散了。露水滴在菜叶上、草尖上，开始慢慢蒸腾，不是瞬间消散，而是顺着阳光的暖意，一点点化作细碎的水汽，缠在草木间，像给万物笼了一层淡白的纱。我站在田埂上，看着那些露气缓缓升空，落在远处的麦田里，麦田里的麦苗还矮矮的，却因这露的滋养，透着嫩得能掐出水的绿。指尖还留着露的凉意，混着阳光的暖意，竟生出一种踏实的温柔——春从不是突然降

临的，是晨露一点一点焐化了冬寒，是绿意一寸一寸顶开了枯寂。

有人说立春是岁时的转折，我倒觉得，这满世界的晨露才是春的信使。它们藏在清晨的凉意里，落在枯寂的草木上，用最细微的力量，唤醒沉睡的万物。露本是天地间最微末的存在，却能在寒冬与春日的交界，攒起满身清润，一点点浸润、滋养，让枯槁有了生机，让等待有了回响。

日头渐高，露气散尽，田间的绿意却愈发清晰。原来所有的新生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宣告，而是如这立春晨露一般，于细微处默默积蓄，在时光里慢慢沉淀，终能冲破寒凉，唤得春归。就像生活里那些细碎的希望，看似微弱，却能在岁月里慢慢扎根，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。

江之源 原创  
投稿邮箱 gembs@163.com